中华古籍保护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箋註〕自此至算盡則死爲一節。言人之一生。日夜時刻。上下四旁。皆有鬼神鑒察也。算謂壽數。及享用福澤之類。奪謂除去也。犯輕者奪算亦輕。犯重者奪算亦重。昔趙業被攝至較勘之所。見冥吏呈生人錄。首列姓名。後橫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功過。皆書其下。功則延年增福。過則減算加禍。分毫不爽。業還陽世。述之悉如諸經所言。華嚴經亦云。人生各有二天人隨之。一曰同生。一曰同名。天人常見人。人不見天人。所謂善惡二部童子是也。人

但舉意發言動步。常念此二天人。自然善多惡少矣。

〔引經〕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詩曰。上帝臨汝。曰鑒在茲。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

〔附論〕世人卽不信有報應。而未嘗不信有鬼神。苟存一不良之心。人未及知而鬼神已知之。行一不良之事。人未及見而鬼神已見之。出一不良之言人未及怒而鬼神已怒之。乃較其過犯。定其罪案銖兩悉稱。可不寒心哉。

257288

中华古籍保护

宋光孝安禪師。住清泰寺。定中見二僧倚欄相語。初有天神擁護傾聽。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仍掃腳跡。及問其故。乃二僧初論佛法。次敘閒闊。末談利養也。

【附斷】夫談及世事。尚被鬼嗔神責。況造作汚穢之書。流傳淫褻之語。其爲鬼神嗔責。又何如乎。

崇德縣人談經貝瓊友善。洪武八年。秋闈放還。泛舟西湖。談忽吟曰。挾策龍頭數載遊。于今始悔覓封侯。年華流盡惟湖水。自古英雄幾到頭。又曰。袖刺無投世路艱。功名塵裏老人顏。岳墳試與孤山倣。仗劍何如放鶴閒。末幾談病歿。久之。貝以事寓于硤石紫雲山麓。雨後散步。忽聞呵聲如官府至。貝避道左。覘專車者談生也。談卽下輿。屏騶從。攜貝手。步至葛洪井邊。坐而道故。貝叩所以致此之由。談曰。上帝嘉吾心行。簡為督巡都統使君。秩上城隍一級。一州善惡皆屬廉訪。貝曰。素聞冥法森嚴。今以州人萬狀。責于君之一人。用何術以周之。曰。陰律甚嚴。然豈人誅而家罪耶。其有大惡著聞者。固卽與衆棄之。他如虧折欺罔等事。則五祀之神。月奏于天帝。遊巡之役。時報于監司。論法原情。禍如其罪。或勅雷部。或下火部。或付水府。或發瘟司。至於微疵小過。則亦寬之而已。又有冀其悔悟者。有俟其惡積者。有姑縱其身。禍其子孫者。彼蒼用意之巧。在進退遲速之間。錯綜顛倒。以御凡情。此其所以為天也。言訖不見。

附斷。由此觀之。人可不戰兢惕勵。獨行畏影。獨寢畏衾。而思所以受天之祐哉。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箋註〕自此至算盡則死。皆實言奪算之事。以明感應之定理。貧是無財。耗是家破。憂出於已。患生於外。多逢。言不善之人。貧耗憂患。接踵而至也。

〔引經〕洪範曰。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論語曰。小人長戚戚。

〔附論〕青帝之詞曰。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文昌化書曰。修身勵行者。天必降之百祥。反道敗德者。神亦奪其五福。故知福善禍淫。造化一定之理。

奉符縣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奸險過甚晚年困阨子女淪喪衣食無措因投詞龍虎山叩頭祈禱夕夢一神謂曰汝以罪惡奪筭至此尚苦貧耗乎未幾果死

附斷　此貧耗之報也夫人顧可輕干天怒使所賦之祿至於得而復失哉

人皆惡之

〔箋註〕惡者。爲人所厭棄也。玉樞經云。人若不修善業。天必爲之斬神除魄。人所厭惡。人所嫌害。今但恨人之欺我。豈知乃天奪我鑑。令不逢世乎。

〔引經〕論語曰。屢憎於人。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劉甲凡與人交。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鵂鶹。或遇諸途。無不急走遠避。惟恐不速。

〈附斷〉以此觀之。夫蛇蝎遇人。而人必殺之者。惡之也。人而為人所惡。將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哉。

刑禍隨之

〔箋註〕刑是官法。禍是天殃。隨者。跟定不離之意。諺云。人非欺心。不遭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彼奪算之人。能免此乎。

〔引經〕大學曰。菑必逮夫身。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爾子孫皆被刑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二子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族

〈附斷〉夫梁氏增刑議雖未決而舉念已墮惡業是以陽誅陰譴禍及子孫今人舉念可不慎哉

吉慶避之

〔箋註〕惠迪乃吉。積善斯慶。一經減算。便是有罪之人。福德淺薄。吉化為凶。慶化為禍。若或避之也

〔引經〕書曰。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憲宗時鄭人趙涓樓得達二人皆以棋知名得入供奉上命二人對奕每以金盒貯賞銀一錠勝者受之樓每不勝私謂涓曰吾等以棋取上寵今君累勝名已著矣若累敗不一復且將獲罪計盒中賞銀不過三兩今願奉此爲壽乞詐敗如何涓許之明日對局涓詐敗樓叩頭謝賞啓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初欲官涓涓旣不得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附斷此官祿避之也夫天子非不能造命也限於人耳而人則可以自造其命乎曰改過遷善而已

惡星災之

〔箋註〕聖人在上。景星含暉。賢人所居。奎躔呈瑞。此善氣之相感也。若吉慶既避。則必有惡星爲災。京房曰。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光照下。精曜在天。吉凶有兆。明暗非虛。善惡始乎人事。災祥應乎天文。感通甚微。罔不昭著。世人不明此義。而徒仗師巫禳解。何不察之甚乎。

〔引經〕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爗爗震電。不甯不令。書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齊有彗星景公坐柏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向吾國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事殆亦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讐自臣觀之孛之將出彗星庸何懼乎公欲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二其命若之何禳之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公欲禳災莫如脩德

【附斷】古所云修德以勝災者此類是也

算盡則死

〔箋註〕此句是苦口垂誡之詞見得減奪不已畢竟早到此地步眞可哀也亦可懼也昔有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通信王曰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衰信不知其幾也頃一少年至亦咎王曰吾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健强王何不以信及我王曰亦有信及君汝不見東鄰有三四十而亡者乎西鄰有一二十而亡者乎更有週歲與孩提而亡者乎皆信也所以言人命無常譬如朝露一息不來便同灰壞

〔引經〕論語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易曰旣辱且危死期將至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附論〕中誡經曰人有違犯皆被本命星君奏聞上帝先令司命奪其紀算授以災殃則人之犯此而至於死者豈偶然哉必其作諸不善奪算至盡故耳惜人不悟也

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竟沮滯十餘年。因詣葉靜法師。問終身事。師爲登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以登事叩之。一曰。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而繫其父于獄。坐此降爲第二甲第二十九人。繼又橫侵其兄屋基。坐此降爲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後又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削其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爲惡不悛。已除壽算。何望登第。師還悉以告之。登大慚沮。愧恨而死。

附斷　此所謂梏之反覆者也。父祖積德多年。方得狀元宰相。乃現身戕害如此。辜負天恩。辜負祖考矣。且其歡樂聲勢。視甲第萬不及一。而竟以橫入少少許。喪安享多多許哉。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發註〕此言人之一身行住坐臥皆有鬼神鑒察也。又有二字言不但如此而已又有可畏者在也。三台星也。上台中台下台每台二星。北斗亦星也。管轄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世人不察只知事逐眼前過那知算從頭上來。

〔引經〕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附論〕今人亦知吉凶禍福鬼神所司。故疾病至則豕羊金楮跪拜抒誠。然抒誠於厄羸曷若抒誠於強壯。患難及則列祀陳儀香帛祈禳。然祈禳於顛沛曷若祈禳于宴安。死亡後則延道飯僧諷經懺度。然懺度於幽冥曷若懺度於陽世也。

唐婁師德。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番。八戰七捷。優制
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
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
官謂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星光將盡矣。其日
即神昏不能入朝。因告侍者曰。我一生謹愼。只因誤
殺二命。今早死一紀耳。未幾果卒。

附斷。此奪紀算之報也。婁公夙稱明恕。爲唐重臣。尚
不免於削奪。況常人之造惡多端者。

桐城方氏以事獲譴。至甯古塔閭門虔懇頂禮斗姆。兼持誦準提金剛經。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闔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

恩釋。果得生還。

〈附斷〉宋王中元家多災晦。往謁張鍊師。問何道禳解。張授以北斗經。至心齋誦。方七日。災晦頓消。後至一字一頂禮。死後三日。又得生還。今之誦北斗眞經者。不慮其不應。第患其不誠。若此三祝三應。豈非一誠所感哉。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箋註〕此言人之一心。幾微萌動。皆有鬼神鑒察也。重言又有。見可畏之甚也。上尸淸姑。名彭踞。居人首。令人多思欲。眼昏髮落。中尸白姑。名彭躓。居人腸。令人嗜食多忘。好作惡事。下尸血姑。名彭蹻。居人足。令人耽色喜殺。肢臟擾動。故修眞之人。七守庚申。蓋欲絕三尸也。

〔引經〕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附論〕淸淨經曰。夫人神好淸。而心擾之。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淸。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今人不能淸心寡慾。檢身克己。而徒恃道家守庚申之法。爲斷絕三尸入告之路。適自欺耳。程子胥詩云。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帝天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誠見道者矣。

京師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母年九十四。性皆嚴急。居先夫婦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爲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帝。遣飛天大神。每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賜七子三壻。皆列官職。居先身證仙果。

附斷 孝能格天。不獨趙公夫婦爲然也。而乃云三尸奏聞上帝。則異矣哉。蓋三尸喜人作惡。而惡人爲善也。今觀於爲善亦奏。而爲惡者能不凜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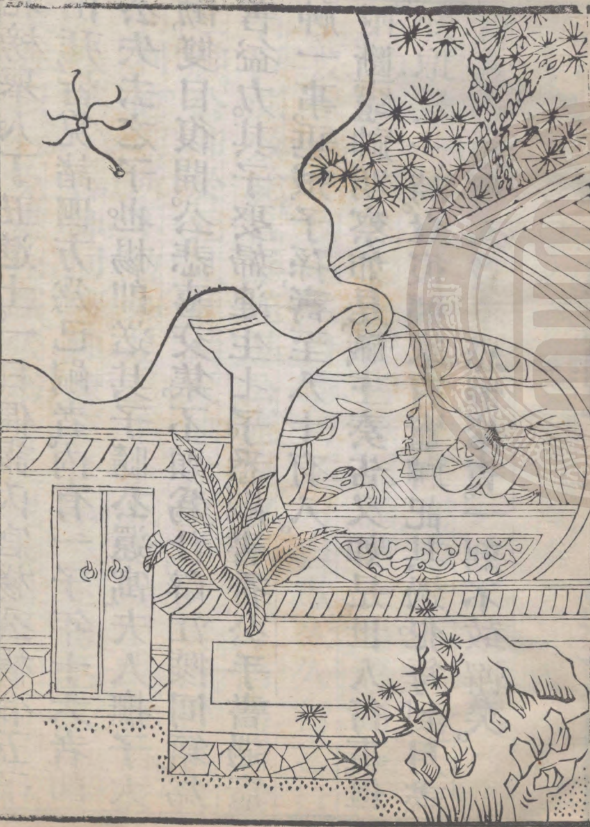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箋註]此言人之一家。動靜居處。皆有鬼神鑒察也。竈神司一家之命。於人朝夕罪惡。無微不察也。

[引經]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祭法曰。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嘉靖中。江西俞公名都。字良臣。弱冠遊庠。與同學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戰棘闈不售。生五子。四夭一失。去妻以多哭兒女。兩目皆盲。公貧窘不堪。每年臘盡。自寫文疏禱於竈神。求上達天曹。至四十七歲除夜。與瞽妻共坐。忽有一角巾皂服者相訪。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耑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蓋察君私居獨處時。貪念淫念。妬嫉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由祈福哉。公驚愕請教。角巾皂服

者曰。君從今後。行善須要着實。凡有妄想惡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只理會行善一邊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去行。若力不能行的。亦要懇懇勤勤。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叵測效驗。言畢遂進公竈室。忽不見。方悟為司命之神。公即於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利利他。無所不勉。如是三年。年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為子擇師。同鄉紳廉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館職。張為公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



北榜舉人丁丑進士。一日偶謁內官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為己嗣者。內有一子年十六者。即公失去之子也。楊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雙目復開。公悲喜交集。不願為仕。辭江陵回籍。為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竈神一事。垂戒子孫。壽至八十有八。

附斷。竈神明察如是。職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問家有竈神記其過犯。每到月盡日。大小皆奏天曹乎。恐懼修省。一刻不敢懈矣。

嘉與梅里鄭聯字萼樓兄壽昌字授删兩君結褵後妯娌並不生育雍正九年秋聯年三十八遭兄壽昌病故聯念宗嗣欲絕且數世單傳憂懼成疾是歲除夕同妻吳氏禱于竈神發願明歲虔刻感應篇陰隲文善過格等書印施以祈子嗣甫授梓體覺漸康雍正十一年孟春聯年四旬夜夢一星光焰四射聲如裂帛自天東南流墜中庭心以爲火灾降及也驚覺有娠至季秋所刻未竣已舉一子鄉里戚族咸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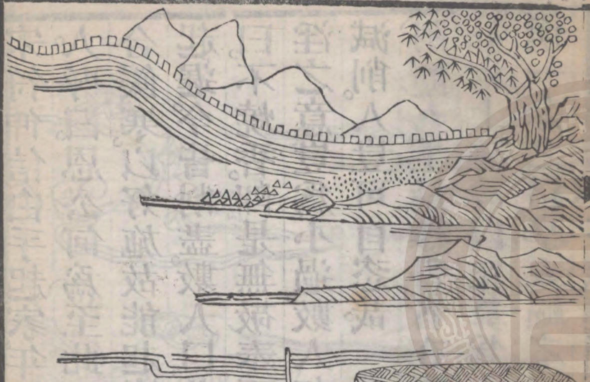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箋註〕此一節是總結上文之意。以見人之一生處處皆有鬼神鑒察。大小之過。皆不能揜。而奪紀奪算。確乎其不爽也。十二年為一紀。百日為一算。

〔引經〕中庸曰。傾者覆之。書曰。天難諶。命靡常

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皆削盡數人曰此二事皆小過何至如此吏曰不燒香卽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卽是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數人相顧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減削人豈可自恣哉

附斷人生最難得者在壽而冥中所黙奪者亦在壽故太上諄諄以紀算爲言而以大小裁之所以惕人愼一念之錯享五福之先也意綦深矣



天台王璧如大師諱立穀。領萬歷丙午鄉薦。授新淦令。幼受殺盜淫妄四戒。後以居官而廢。戊午入覲。舟泊蕪湖。夜夢二人持符攝至一殿。殿有一王。二官側坐。王即呼名叱曰。汝命該盡於丙辰八月。所以延至今者。齋戒力也。汝奈何棄之。語畢。命取簿以示。見名下年月皆有註。至丙辰八月輒空之。王覽畢。叩首謝曰。居官勢不得不爾。王曰。是固然。奈陽算盡何。命驅入獄。即有獰狀鬼來若捽縛之狀。左官立起爲之請曰。試取破戒後事稽之。須臾擡兩大箱至。皆令新淦卷宗也。凡一束一揭。及平日戲書方寸之紙。俱在。皆

有氣騰上。有黑色者。有青色者。有赤色白色者。命各檢一處。先檢黑與青成聚。次檢白聚。次檢赤聚。聚成。青者隱。黑者縮小如箸。而赤聚赫然獨盛。王從傍睨視聚中。見所刻金剛經好生編俱在。聚畢。王者聲少和。顧左官曰。是知植德。尚有生理。損其五官。全其軀命可乎。命獄卒抉去其目。置殿柱上。光炯炯四照。王念目已被抉。安得復有能視者。轉念間。忽然昏暗。宮殿吏卒。皆無所睹。第覺有人拍其背曰。速去速去。少頃一跌而寤。次日雙目遂瞽。乃棄家修道。後以禪悟。兩目復開。歷遊雲棲博山之門。眞參實証。兼行大悲

懺法。再生者又十二年。

〔附斷〕人自聖賢而外。無日不在過中。所恃以挽回造化者唯。在能改。耳。否則前因既劣。後業復增。卽多福多男。到那四大分張時。止見閻王查算之苦。家。產。可。能帶。去。否。兒。女。可。能。替。得。否。思之思之。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箋註〕此亦承上起下之詞。數百事者。卽篇中自非義而動。以及殺龜打蛇等也。前曰減算。是教人知所戒。茲曰長生。是教人知所慕。先須二字。又起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旣避過。更須立善也。今之求長生者。徒恃藏精伏氣。鍊藥燒丹。便謂神仙可遇。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慎恐懼一切妄念。纔萌卽覺。纔覺卽滅。務令心如明珠。境如止水。自與傷生之道。殀折之機遠矣。

〔引經〕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書曰。夭壽平格。又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終絶命。

女仙楊正見登眞有日。上帝譴其少時。曾擇父母輸稅錢二文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謫人間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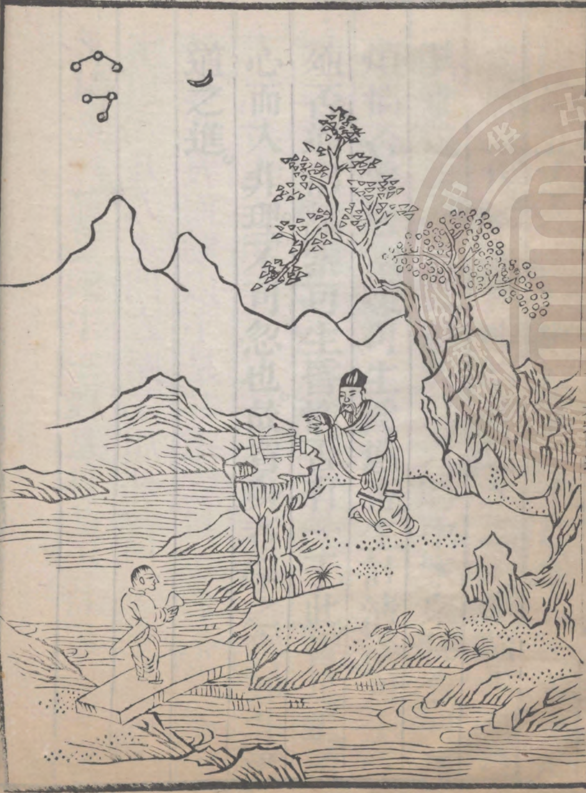
〈附斷〉匿錢小過耳。尙被譴若是。是當與陶隱居之本草。孫眞人之良方。皆是濟世活人之心。猶致殺傷物命之愆。同類而並觀之也。然則過之大者。其報又何如哉。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箋註〕此一節是綱。下一段是目。此處特提出一道字。以爲凡人入門之路。不履邪徑以下。是是道之目也。非義而動以下。是非道之目也。道猶路也。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卽是道也。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險巇。卽非道也。退。卽上文所謂避也。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忽之意。

〔引經〕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附論〕立志之士。口與心誓。口之所敢言不敢言。心之所欲爲不欲爲。明明有是非之兩途。何可自昧其進退也。今人試思於二六時中。家衆拂意。可生煩惱否。安居飽煖。可生淫慾否。生計淸淡。可生營殖否。道侶離索。可生昏惰否。有一于此。皆足退道心而入非理。不可忽也。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秘祝者。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附斷。天是非顛倒。大抵多由於自欺。今行事必告天知。則非道尚得進而干之哉。學者當以此爲法。

不履邪徑

〔箋註〕邪徑者。不正之路也。世界坑穽。在在有之。視聽言動之間。此心稍不自持。即爲情欲所牽。外物所誘。昔李退夫隱居南嶽。求師不得。忽聞空中彈碁。擧頭視之。見二人奕於樹杪。退夫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旁。不覺反顧。則二奕者已失所在。浮梁縣令張木。疑本縣廟神爲妖。祭之以酒。醉而執之。果一老猿。將戮於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問。然數年所積。可以備縣中之缺。木纔問處。則猿已躍身而去。自此百計蹤跡。竟不可得矣。嗚呼。

一念之邪。應若桴鼓。其可不愼歟。

〔引經〕論語曰。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履邪徑

浙省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欲發汗。令其子取被。子以母臥被與之。誤捲母鞋一隻。落師牀下。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夜訊妻。妻不服。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己持刀向其後。候門開而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以主母命召師。師曰。是何言歟。明日告主人罪爾。使復強其妻往。師固拒曰。某蒙東翁相延。豈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不開。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眞君子也。述事始末。請罪。未幾師登第。位顯爵。

道光十七年間電白水東有乞者約三十餘歲患疝疝腎囊如斗大纍垂膝間出則以兩手捧之蹣跚而行處則以矮机乘尻尾箕踞而坐自隱其姓名而述生平所爲云家本大族頗饒裕少年漁色每宿青樓擁五六妓作聯床之歡又曾入蜑艇擇蜑婦之稍有姿色者淫之輒過十數艇而後已因是氣虛爲風邪所中得疝證屢治不效初如柿漸如瓜繼如斗遂成痼疾家資亦蕩盡貧病交迫孑然一身親故皆絕望乃向舊所識妓借貸始猶有應者久之並加白眼不得已而效麻瘋所爲日往妓館蹲伏門中強討惡索焉嗟夫斯殆淫夫之獲現報者乎客有識之者能舉其姓氏云

昔趙抃帥蜀時。有妓戴杏花色甚麗。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即應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至晚公使一老兵呼妓。遲遲不至。公忽厲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乃自幕後出曰。某實未往。某事相公最久。相公邪徑。分毫不染。知今日之事。不過一時。此念便息耳。

附斷此將履色慾之邪徑。而轉念能持者也。夫以營妓之賤。趙公尚謂不得無禮。況其他乎。

董公參朴家居。適直指爲公門生。監試秋闈。先時密封經旨授公。公發書亟焚之。曰。上欺君。下妨人才。吾不爲也。是年子竟中式

附斷此不履功名之邪徑。而正直自信者也。嗟乎。一切功名。皆不可倖致。而科甲一途爲尤甚。是葢天留以榮勤學之士。與積善之家者也。卽間或有之。亦買舉須當中舉年耳。觀董公之不事關節。而其子竟中式。豈非厚德之報歟。

不欺暗室

〔箋註〕暗室者。人所不見不聞之地。最易自欺。於此不欺。眞不欺也。樵談云。堯行舜趨。周冠孔裳。恐未可以貌定。使見遺金於曠途。遇麗色於空室。而心不爲動。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也。語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

〔引經〕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附論〕關聖帝君曰。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光明洞照。纖悉無私。至哉言乎。凡人行一事。起一念。與其求質諸人。求質諸天。不若求質諸心。王梅溪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遠。要須先畏自家知。

何澄以醫著名。同郡孫子久病不愈。召澄數次。其妻引澄。密說良人久病。典賣將盡。願以此身。酬藥之價。澄正色曰。娘子胡爲及此。但安心勿憂。當爲療治。苟以此相污。不惟使我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其妻慚感而退。澄因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行醫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未幾東宮得疾。詔澄一服而愈。賜官賜錢。俱如其數。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奔至。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次年宦室設醮。道士拜章久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名否。答曰。未見名。只見馬前綵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華果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生伯爵世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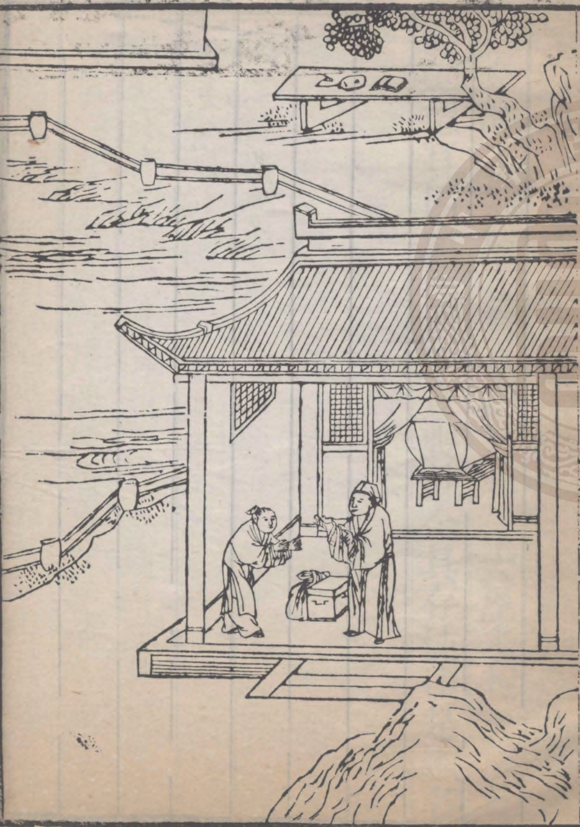
附斷此皆不於暗室欺人色者也。夫自有逆來順受之一語。而天下之墮于泥犂者。不知凡幾。至此心不為奔女所動。斯無有以動之者矣。宜其榮報獨隆哉。

京三郎名德。爲人忠信不欺。友人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以千金付之。曰。我死。此子必蕩廢無餘。俟其將餓死時。然後與之。後其子果如父言。窮苦至極。三郎始召而詰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而不答。三郎曰。我有微物惠汝。恐汝又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天誓曰。若果負君。當投以死。三郎卽取其父所遺千金與之。封記如舊。其子泣曰。我父死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日獲此。足徵死生不變之德也。其子改過修善。節儉自守。三郎三子。長仲遠。仕至宰相。

太師楊溥。蒲州人。父商淮揚。力行善事。一日有關中鹽商。急於回鄉。將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攜回家埋花盆中。植時卉在上。遣人往關中物色之。本商已故。止有一子。不知此事。公呼至。指花盆謂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其子叩謝。攜金去。後生太師。歷官吏部尚書。為一代名臣。子俊民。戶部尚書。孫元祥。翰林檢討。

附斷 此皆不於暗室欺人財者也。夫還財已屬難事。而京公復能感悟其子。楊公兼欲撫恤其孤。蓋於還財之中。陰寓成就之意矣。世間有幾人哉。

後漢書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觔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鬻金一觔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縣使忳爲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俄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頟縣馬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問忳何由得馬忳具言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曰向吾家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未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忳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



宋時周仁榮新造一房有故人楊公道遠來借居仁榮即讓正室居之及楊死於其家篋中遺金數錠無人知道仁榮對衆封籍呼其子來悉還之仁榮後官至集賢院侍制。

明劉念臺少極貧。一日同子至浴堂。拾銀一袋。遂托故候之。次早有人慌張而至。言為商八年。拋離父母妻子。積銀三百兩。昨日遺忘在此。若不得。無以還鄉矣。劉審其的實還之。其人欲分半為謝。劉不受而歸。或笑其窮骨。不能擔財。劉曰。人生財利有定數。若藏匿人物。暗裡必要折福。況尋而不得。或急尋短見。或流落難歸。關係不小也。衆始歎服。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將盡。今以還金之故。特延爾壽。錫爾科名。後果父子同科。享壽九十餘。

莆田有表兄弟二人同學甚厚。甲貌醜而富。乙貌美而貧。甲求繼室於富家。必欲觀壻始允。甲懇乙代往。富家許之。將婚又欲親迎。復懇乙往。方至。天忽大雨。而隔嶺難行。乃止壻宿。乙謙讓至再。又不敢明言取辱。而富家恐失吉期。即欲成禮。乙固辭不聽。及寢不敢解衣。坐達旦。次日雨益甚。乙坐處不安。至廢飲食。晚仍留宿。復不敢近女。父母方怪異之。第三日迎至甲家。甲怒奔告於縣。縣令雷應龍鞫之。乙泣訴眞情。雷公察知其實。乃謂甲曰。汝妻既同彼宿。義不可歸汝。汝不患無妻。又謂乙曰。子爲人不欺天。以是女畀

增

汝。聘金吾代償也。乃以三十金與甲。而令乙爲夫婦。乙之委曲徇甲意。必受惠於甲者不淺。故情誼不能辭。以聖賢之道斷之。是謂坤道勝而乾道少者。大有違於剛健正直之自持。然就其忠誠切至。則誠可云盡心謀人事者矣。其生平之篤厚。槪可想見。天作之合。豈偶然哉。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窖。急掩之。告主僧曰。吾若得第。當修此寺。及爲西帥。僧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啟視之。內云殿後某處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僧用以修寺。餘者造橋。名范公橋。示不忘本也。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符所窖之數。

積德累功

〔箋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存諸心曰德見諸事曰功自少至多曰積自卑至高曰累所云一千三百善又曰三百善原非一蹴可至是必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求財時時精進則道心生惰心退矣昔宜興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有欠數不滿一兩而賣妻鬻子以完者代爲完納二每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糴賤糶賑給貧民尚有不及者復設粥濟之三普施應驗湯

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給無力津送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見有寺觀損壞者爲修理之聖像剝落者爲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整治八族屬姻黨以及相知故舊有貧不能贍者時常餽遺周其困乏九有遠鄉之人客旅流落者酌量遠近助以裹糧俾全還鄉十不論居官居鄉凡遇枉抑必與辨明每推己及物濟困扶危鋤强扶弱吳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皆登第

〔引經〕論語曰。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宋竇禹鈞燕山人也先爲五代時諫議年三十無子
夢其父曰汝宜早修實行緣汝無子又無壽耳禹鈞
唯唯鈞爲人素稱長者先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
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劵繫女臂云永賣此女於
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鈞見而憐之即焚劵囑其
妻善撫之及笄爲之擇良配使得所歸復贈錢二百
千其僕聞之感泣還而戴罪又有元夕在延慶寺得
遺金二錠銀數十兩持歸明旦至寺候失主還之其
人得以贖父罪又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出錢葬
之凡二十有七有女貧不能嫁者出錢嫁之凡二十

有八故舊相知有窘困者隨多寡貸之使之貿易由
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又於
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千卷禮文行之儒爲師凡
四方寒士苟有志於學者不問識與不識皆供給之
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用外皆以濟人家惟儉素
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後復夢其祖父謂曰汝數
年來積累陰德已名挂天曹矣上帝特延壽三紀五
子貴顯後果有五子八孫皆登顯秩公享壽八十有
二

太原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首輔雖貴顯終身不二色其立朝鼎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茲畧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與人謙恭溫厚獨御下以嚴好朴素不許僕衣紈綺或僕輩與人爭毆進前膚愬公必曰相府一犬人猶另眼視况人乎必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來明日人入園適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驀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許我菊花吩公擡頭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園丁取幾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汁畫大士

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子緱山先生諱衡亦榜眼孫奉常煙客翁諱時敏增修世德儉歲首倡糶官米兼煑粥濟民請瓶窰閶谷大師至婁創與佛法孝廉陸允升字子就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煙客翁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就遍告人無不知者令子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掞次房孫原祁皆進士一門厚德榮盛未艾

積德累功

宋時有人于京師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翁曰。一官人攜來修整。可候之。有頃至。果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去。隨之一二里。力顫。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父曰。汝但學葛繁足矣。時繁爲鎮江太守。其子謁之。因問何以見重幽冥。繁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至十數。今四十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櫈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耳。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遂爲商旅遍訪至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因問之僧曰先積累功德後養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遇老僧後時時行方便作陰功施恩布德者三年竟往五臺訪老僧數日不見忽見行童手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志誠服之必有富貴子孫於是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自恨何損德若是又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矣員外曰貧者得富自是命也愚者性之本然豈能返賢乎行童曰昔竇氏五子初生皆不全形自後行恩布德悉皆安愈況且盡登科第彰彰不爽也員外謝歸奉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

中华古籍保护

徐太師立齋已亥狀元。健菴庚戌探花。彥和癸丑探花。同胞三及第。從來所未有也。人稱爲世德之報。其五世祖某爲虞山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公具疏草。請賑饑。文靖猶豫未肯上。欲筮之。公屬卜者筮曰吉。乃請于朝。全活數百萬人。

商文毅公輅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居在吏舍常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吏皆聽命諸縣因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次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薛玢字藩卿。宏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時。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謂藩卿曰。你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隲。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德以遺子孫。玢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父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玢醒爲人述其語如此。

附斷合而觀之。今人不肯行善。動云做好事。那得有錢。使豈知積德累功。有不必皆用錢者乎。若燕山諸公之所爲。而積厚流光。操若左券。人亦何憚而不爲耶。

趙樂耕富而好善凡親友貧不能業者即捐貲助之有某生者家貧好學延之與子同學書籍衣服皆出於已一日往山東販壽木值歲疫多病故者遂盡所販與人空身而返又前某生以同學之力得中爲州守迎樂耕至任贈金二百不受強而後可因謂守曰我欲獄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某某欠贓未完某某追贓無納罄所得銀助之俱得出獄趙後享壽百餘歲子孫多顯達夫方便人事好善者無往不爲雖損於己不惜乃無損者而猶不肯豈惟涼德已極抑亦種孽實深人怨天譴交集之矣吁是何心哉

王榮家資頗厚年五十無子雙目常病遂發願力行善事每夜點天燈於要路又置小燈籠百餘枚遇黑夜遠歸者則給之天雨則施草履雨傘如是不倦目疾頓除妻妾各生一子聰明穎異俱成進士

國朝吳志廉餘杭人遇歲荒曰此有力者極好積德機會也遂倡捐設厰施粥施棺廣埋餓殍又出米數千石借與貧人曰此時借貸無門我不借之誰借之者約秋後償還是秋又荒竟無一人償者僅存借契滿篋家資一空窘甚至次年秋收親友勸之曰子今若討取舊欠可得二千餘金何自甘受苦也公曰貧人經大荒後命稍甦何忍逼索徒令吾子與僕日多煩擾萬一急極生變其爲損德也多矣遂將票契盡焚之終身不復問子世雍登進士今世盤放重利刻剝窮民雪上加霜者尚亦稍寬一步哉

嚴封翁巨山先生之父也世居宜邑業儒兼通醫理
家小康年四十尚無子與其妻誓行方便以求嗣一
夕値隆冬聞人聲喧嘩啓門覘之忽一人竄入其家
祈救後五六人持械追捕呼捉賊封翁閉門入察其
人知爲隣村黃某叩其故言家貧不能自給行竊某
家被逐乞救封翁知其人向不爲匪給以飮食次晚
置酒語之曰以汝之才力足謀衣食何不改行作人
黃某以無資告之封翁出銀捌兩棉袄一件與之加
以勸勉遣之黃某感泣謝去越三年餘黃某負一布
袋至封翁家云自得銀後赴銅廠經營衣食頗足茲

以芝蔴數升表其意封翁受之黃某辭去次日其夫
人啟布袋芝蔴內藏銀六百兩欲還之黃某不知何
往越數月封翁語夫人曰我家計尚足又得此項銀
無子留之何爲因開一藥鋪貧者治病取藥不計其
貲遇極貧而失調理者於藥包內攙銀數錢或一兩
語病人曰吾藥須細撿方有效貧者撿藥得銀以資
調養活者甚衆有得銀奉還者封翁不認其事如是
者有年一年値二月十九日其夫人赴觀音寺行香
求嗣是夜夢老僧攜一子授之曰以此爲汝子夢覺
娠之時夫人已四十六矣遂有妊屆期生一子即巨

山先生越三年。又生一子。匡山先生丙午丁未聯捷進士。入翰林。由京察升蘭州道。嘉慶初升甘肅藩司。其弟癸卯甲辰連登進士。入詞垣。子孫科甲不絕。同治十年。尚有為顯官者。非封翁積累活人之報歟。

朱坎泉者。錢塘諸生。客遊他省。有某官延課其子。見其居民。不知惜字。糊窗抹桌。践踏穢汚。惡習相沿。恬不爲怪。乃力勸居停。捐貲收買。或有不潔之紙。必手自洗滌。焚之。逢人勸諭。竟移其俗。不數年間。所收之字。以百億萬計。及其歸也。長子名瀾。以嘉慶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鄉薦矣。夫一人惜字。爲善有限。能使人人惜字。則其善大矣。宜其獲報之隆也。

吳鳳崗。五十無子。蓮池大師勸其行善。吳曰。吾貧不能行善。師曰。爲善不在貧富貴賤。宰相日日有可行之善事。乞丐亦有日日可行之善事。只要心好。力行不怠耳。功過格上有許多不費錢的善事。爾可受持。爾教書一年。所得不過十餘金。用度自然不足。爾能持齋戒殺盡心教學。不誤人家子弟。得閒念念彌陀。出門見字紙米粒拾起。尾䃺瓜皮踢開。蟲蟻須當愛護。出恭沐浴。要避天光。遇衰老殘疾乞丐。卽施一文二文錢。一合半合米。口中時時說因果報應好話。勸人爲善。今當荒疫之年。正是寶山取寶之時。宜多抄

寫救飢方。治疫方。廣貼通衢。教人修合。勸人施助。此皆貧人可行之大善事。與富貴之人。大佈施千萬金兩無異也。鳳崗遵師訓。力行不怠。後享壽八十歲。康健無疾而終。生四子。二登甲榜。今爲江千望族。

慈心於物

〔箋註〕慈者。萬善之本。即仁心也。誠欲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大凡殺機一動。必非享福長壽之徵。即人家小兒頑戲。凡蠅蝶鳥雀之類。宜禁戒。非惟傷生。且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昔程伊川在經筵聞上盥。噴水避蟻。他日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由是觀之。解網之恩。斷罟之諫。其心一也。

〔引經〕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宋蔡襄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即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廚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經夕復夢老人曰。從公得生。謹為公禱上帝。注公高爵矣。襄遂舉進士。擢知諫院。歷端明殿。贈吏部侍郎。謚忠惠。

李進勍以販河市魚爲業。一日宿三山浦。月色如晝。進勍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則魚也。悉放諸江。囑曰。諸魚既通佛性。他日我若困苦。敢乞方便。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間作大筏。載薪于金陵貨之。江中值大風。簰筏一時漂散。惟進勍足下如有所履。乃颭竹數竿。若有物拽之以行者。得棲洲渚。更已深矣。愁悶洒淚。忽見荻叢中有光。進勍以手摸之。獲金二斤。袖入懷中。俄見一白衣人向波心湧立。謂曰。今日得存性命。且獲多金。乃汝昔日所放諸魚。各來報恩也。言訖不見。

長洲韓太史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每早起持
箒。掃兩岸螺螄。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之取。
有時枵腹。掃及數里。丁卯年。太史赴鄉試。夢神告曰。
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林。官至一品。後仕遷
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康熙辛丑會魁湯公諱聘江甯人素禮敬大士。一日病垂絕見地下主者言其戲傷物命多意惡將置之獄。忽見一人奉大士命導之出過鳳凰臺諸地即平日所經行處也。至家見尸偃臥骨有腐者大士以柳枝續其骨。徧灑甘露水。遂泠然若夢覺梓其事以示人。

附斷莫尊惟天。止曰好生人能體之以及於物。則仁術全而心與天通矣。是以功名福壽可悉致。而疾苦瘟疫可消除也。合觀數事慈心之訓其可忽諸。

晉書孔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印工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悟。乃佩焉。愉後爲鎮軍將軍。

楚國孫叔敖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比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兒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必獲善報汝必興於楚。後果爲令尹。執楚政。○殺龜打蛇。乃太上所戒。若蛇之害人者。殺之又是功德。此合上救蟻句。乃廣行陰隲。福及己身之報。

福州省城舊俗。凡同文課之友。人遇有入泮登科者。例須捐喜金若干。稱家之豐嗇。以爲同會被黜者聚飲解悶之資。所謂會例也。被黜者當新貴簪挂前後之間。將此捐金。覓一清曠處所。羣萃暢飲。藉消抑鬱之懷。故俗又謂之避氣。侯官陳星垣經郡丞。嘗言其昔年應童試不遇。赴西湖書院會例之讌。偶閒步出院門。見有牽牛者。以牛不肯前行。鞭撻不已。郡丞就近往視。牛淚涔涔下。知其將牽往屠所。爲之惻然。問其值。曰十五緡。乃退而與座中諸友議曰。例金尚有贏餘。何不以買牛放生。同諸君作一陰德事乎。中有不樂從者。謂若此便無消遣之資矣。郡丞諭之曰。此事頗關陰隲。消遣不過一時。若愁簪挂日無讌聚資。我當獨治具。願諸君子舍間小酌可乎。衆不得已應允。乃將牛價交割。送牛至西禪寺放生。並將餘金付僧人。囑其隨時照料。歸卽謀諸閨中。典衣飾爲簪挂日宴飲之費。以踐前言。次年郡丞卽入泮。旋登鄉薦。由大挑知縣。升海門司馬。加知府銜。權守蘇州云

杭州婦人某氏。素兇悍。遇蟻循行廚竈。輙用火燒之。死者不可勝計。又常以石灰塡蚯蚓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婦偶出外。歸見牀上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巳爲羣蟻攢嚙而死。婦痛兒亦暴卒。

晉書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及邾城戰敗。溺死者六千人。養龜人被鎧持刀。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長洲人韓全。屠宰販賣爲生。每宰猪即灌以水。賣大活魚。必擊碎其首而亦灌以水。雞鵝鴨之類。强將糠砂塡塞入喉。圖重觔兩。傷戕物命甚慘。全患翻胃症。不能飲食。惟咽以土泥。隨復吐出。遍體流黃水。穢臭不可當。且頭疼如碎。如此三月乃死。毒害諸物之報。不爽毫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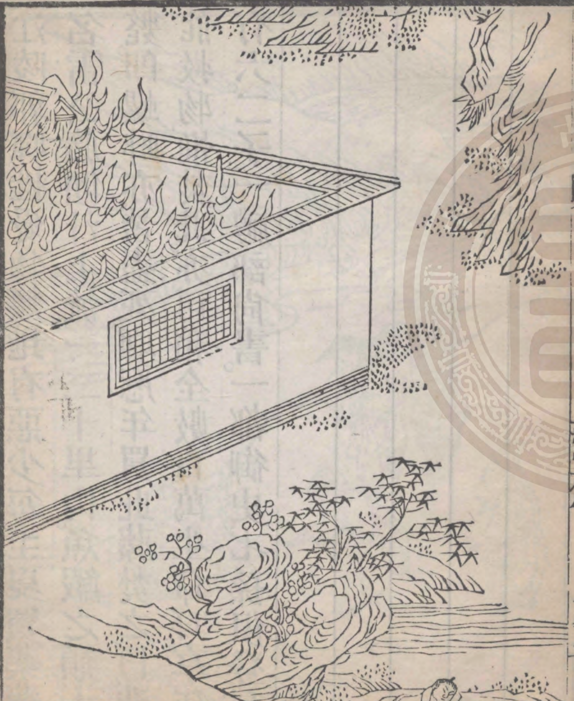
王五隋時京師酒工每見酒內及水中死蠅輒取出
用乾灰掩之俟其活放焉如此數年偶被誣告罪當
死典刑官執筆書判有數蠅抱筆頭不能書逐去復
來如是數次官疑其有冤抑以其事白於朝罪遂釋

張奎宋時錢塘人幼持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跳躍奎因撲捉悞傷手指痛不可忍因曰我傷一指如此痛甚魚遭烹割其痛如何將魚盡放溪中自此不復殺牲後生一子其晚夢有人饋一大魚者子登進士為永州太守累世富貴不絕

吳門周生存。喜放生。每一次放生。輒以一小詩紀之。嘗因放大鯉魚作詩。末句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頗得意。後入鄉試。詩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語意不佳。忽憶自作放生詩。因以末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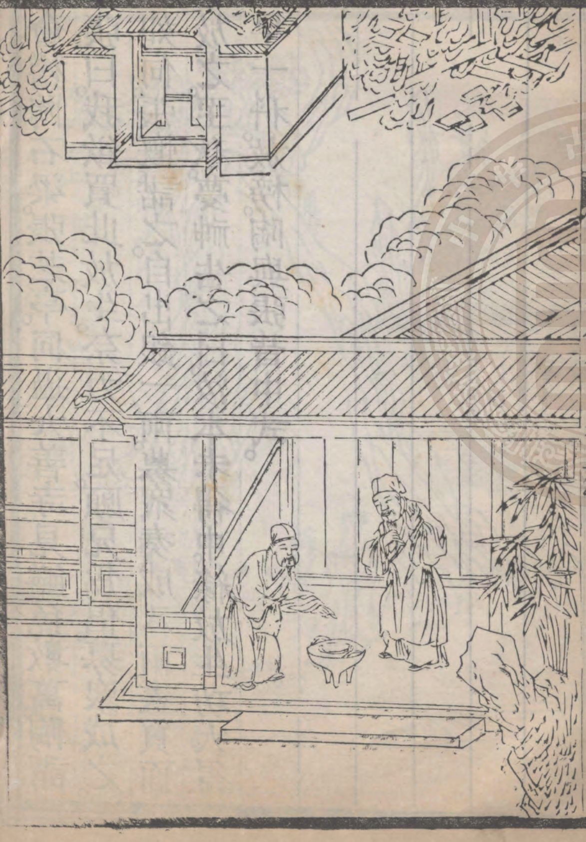
楚中近山之家。多以打生爲業。有李敬業者。獨行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爲。見鄉人網取禽鳥。卽買放之。衆笑其迂。一日晨起出門。見無數鬼卒。手執黃旗。相謂曰。除李敬業家。餘者挨家遍插之。是夕火起。一村遍遭回祿。惟李宅安然無恙。

江陵郭暉性愛物類。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內。魚鰕之類。大小盡斃。即螺蚌亦皆盡死。暉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稍全數百萬生命耳。享年九十有六。二子。一禮部尚書。一都御史。七孫俱登科甲。



巖州高懷中。業鱔麪日殺鱔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鱔。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高店被焚。婢逃出爲火所傷。困卧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火瘡盡愈。視之。瘡處堆汙泥。而地有鱔行迹。始知向者所放之鱔救之也。高感其義。遂罷業。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不足。願兄爲倡。募衆成之。如何。張慨諾之。自出銀一兩。募衆湊成八兩。盡買而放之。至秋。夢神告之曰。汝本未得中。緣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陶與張皆中式。



李恂爲浙江令。一夕請呂祖降筆。問明日有何事。其乩曰。日光未出滿天紅。震地災臨百室空。莫怪南陽人脫難。陰功全在鐵爐中。次早東街大火。延燒百餘戶。居中有許家獨免。恂思東街震地也。南陽許姓也。傳來問彼有何鐵爐能積陰功。許對曰。每墳前燒紙盛鐵爐內。不在地上。春秋恐昆蟲燒死。冬月恐蟄蟲炕死。行之甫十年。不謂神見佑也。恂旌獎之後。邑人燒紙皆知用爐。無復有燃火在地者。

中华古籍保护